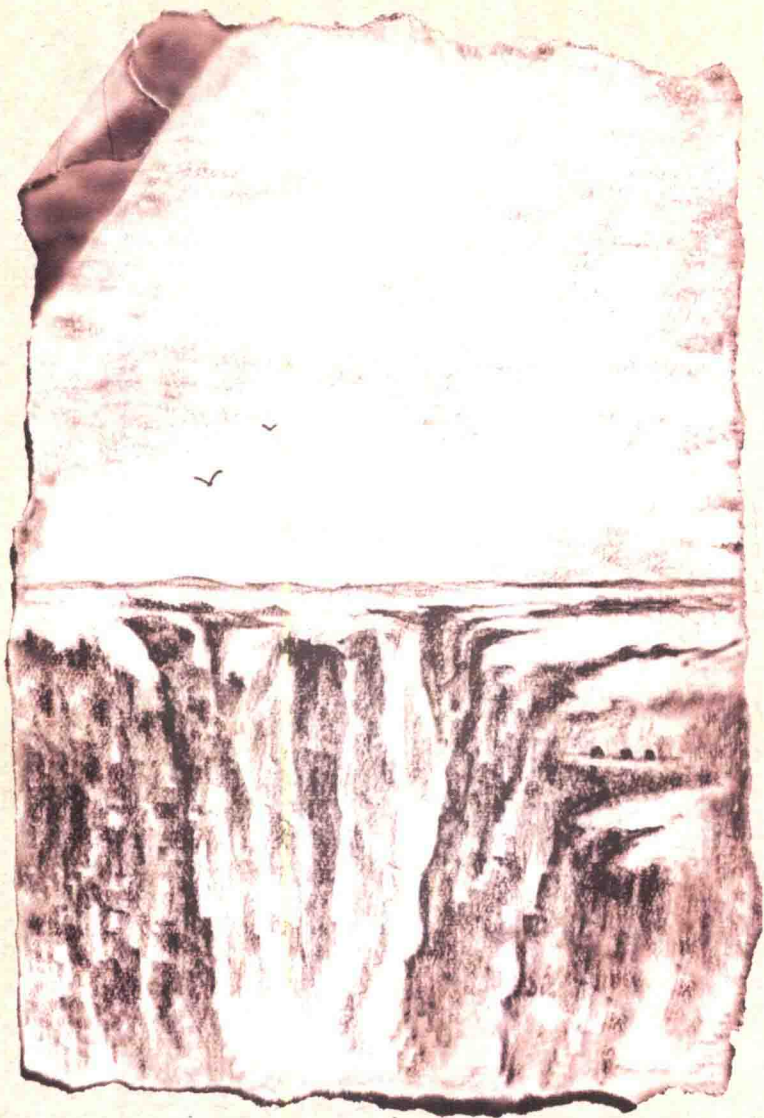


惠家河纪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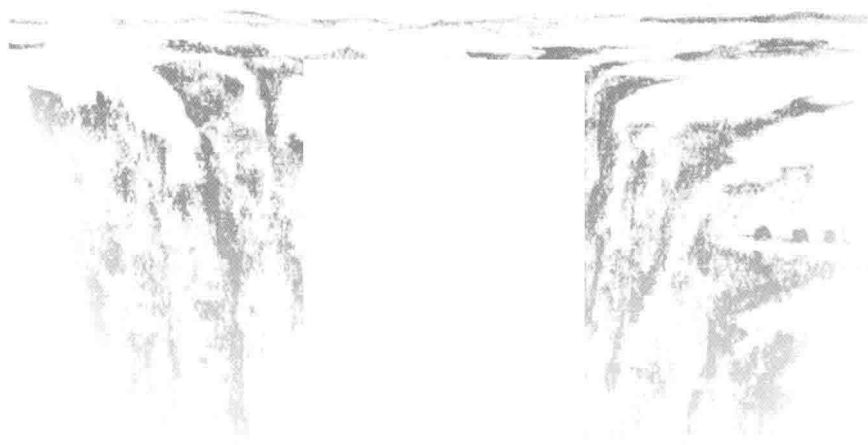
陈光中◎著



一个北京学生的陕北插队记忆
一段刻骨铭心的黄土高原乡情

惠家河纪事

陈光中◎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惠家河纪事/陈光中著. --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154-0831-6

I. ①惠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81104 号

出 版 人	曹宏举
策划编辑	隋 丹
特约策划	叶 芳
责任编辑	隋 丹
责任校对	康 莹
装帧设计	胡椒书衣
出版发行	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	http://www.ddzg.net 邮箱:ddzgcs@sina.com
邮政编码	100009
编 辑 部	(010)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
市 场 部	(010)66572281 66572161 66572157 83221785
印 刷	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	17.25 印张 1 插页 插图 114 幅 298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56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;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拨打(010)66572159 转出版部。



献给容留并养育过我们的惠家河乡党们
献给我的人生启蒙老师喂马老汉惠红儿
献给曾经一起经历过苦难的知青同伴们

前面的话

四十八年前。

1969年7月21日，美国宇航员成功进行了人类的首次登月。

就在美国宇航员跨越浩瀚太空回归地球的途中，我们也刚刚踏上返京的旅程。

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。

我们六个人——六个北京知青，紧紧地挤在一个比太空舱还狭小的空间里，可我们觉得周边还是太空旷。我们希望有什么奇迹能让自己变得更小一些，最好小到完全消失在黑暗里。

盛夏时节，天气闷热，但我们在极度的恐惧中不由自主地打着寒战。

我们蜷缩的地方，是西安火车站天桥下面那个灯光照不到的三角形区域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还庆幸自己歪打误撞地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藏身之处，但很快就发现，这里并不安全。在灯火通明的开阔站台上，只要一冒头，便会轻易地被人发现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一个进得来、出不去的陷阱。我们的束手就擒，应当是必然的事情。

惶恐之间，又有一列火车轰鸣着驶进车站，大喇叭再一次响起震耳欲聋的声音：“最高指示：‘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，它就不倒。这也和扫地一样，扫帚不到，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。’下车旅客一律从出站口检票出站！下车旅客一律从出站口检票出站！……”

仍然是让人心悸的杂乱脚步声，尖利刺耳的呵斥怒骂声，慌乱惊恐的哀叫和央求声……

我们屏气噤声，甚至闭上了眼睛，随时预备着在耳边响起炸雷般的一声大吼：“你们几个！出来！”

那时的一分钟，似乎比一个月还长，比一年还长。

奇怪的是，居然没人发现我们。

也许是天桥下的这个死角太明显，反倒被追捕者们忽视了。

渐渐的，各种嘈杂的声音越来越少、越来越小了。站台上复归平静。

我们好像是死过了一次又重新复活，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呼吸，发现全身的冷汗已经湿透了衣衫。

不料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狂吼：“狗怂站住！不许跑！”接着是一群人在轨道间疾奔的声音，石碴被许多只脚踩得哗哗山响。

我们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
我在心里安慰自己：没有什么可恐惧的，没有什么可害怕的，危险迟早会过去的；总有一天，我会带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回忆这一切的；总有一天，我会把这些遭遇作为故事写下来的……

我竭力把这一切幻想成一场梦，一场只要睁开眼睛醒来的时候自然就会结束的噩梦。

但是，我仍然很恐惧、很害怕，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梦……

四十八年过去了，至今想来，我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那种绝望的心态。那是我知青生涯中的一小段情节。

“知青”，是我们这一代许多人的特殊标签；知青岁月，则是我们无法忘怀的人生经历。如今，我终于有机会把它写下来了。

不过，我所叙述的，只是一些纯属个人性质的琐碎记忆，既没有惊悚恐怖的血腥场面，也没有曲折委婉的爱情故事，更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，甚至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动人情节。我的知青岁月，淡薄得如同絮絮叨叨的流水账，平庸而且乏味，不过是些小波折、小痛苦、小苦闷、小感触，除了亲历者本人，只怕难得有人会产生多大兴趣。

但是，绝大多数知青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，正是在这平庸乏味中艰难度过的。一代人的青春蹉跎，构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组成部分。

然而，不仅时光的销蚀让记忆日显模糊，更有人为的涂抹使往事恍惚迷离，以致真假莫辨，曲直难分。

因此，真实地记录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事情，让后人了解我们曾经身处的那个“史无前例”的时代，应是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相对于规模宏大情态悲壮的所谓“知青运动”，任何个人遭遇都显得极为渺小。更何况，“知青”只是一个产生于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松散群体，“同样的经历，未必有同样的感受和回忆”——这是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过的话。

一个人的视野毕竟是狭窄的。我没有能力、也不曾妄想总结和评价历史。

我所能做到的，只是力求真实地还原那些永存于记忆中的人生细节。
真实的细节，就是真实的历史。我相信这句话。

在这本书的末尾，我还写了这样一些文字：

我和许多知青同伴一样，在回忆插队往事的时候，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一种自恋。我们过多地沉溺于反刍和感慨自己经历过的苦难与艰辛，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：那些曾经被我们鄙称为“老帽儿”的乡党们，祖祖辈辈生活在那贫瘠的土地上，世世代代承受着比我们更为沉重的苦难和更为严酷的艰辛。命运对于他们，才是真的不公平。

……想到那些在极度的饥饿贫穷中挣扎着勉强生存的乡党们，心中难免百味杂陈。他们的形象似乎并不美好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，自私狡狴愚昧猥琐……然而，在这貌似丑陋的表象下面，却是一些善良真诚宽容温厚的心。是他们，不仅满怀同情地容留并养育了我们，还让我们的狂躁暴戾之气得以收敛，使我们这一代人最缺乏的东西——人性，得以逐渐复苏。

不过，人性的归来，需要漫长而曲折的过程。

如何重新认识世界、如何重新认识自己，也需要漫长而曲折的过程。

对我来说，插队的经历仅仅是一个开端。这个开端，是惠家河乡党们赐予我的最宝贵的东西。

这些感触，其实是我在写作这部文稿的过程中逐渐领悟的。

所以，这本书如果能够出版，首先应当献给的，是惠家河，还有那里的乡党们。

书中有几个人物使用了化名，个别情节有所改动。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。



2017年11月于北京会城门



黃佐為繪

目录

第一章 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 / 1

一、丢失的蒙古刀 / 2

二、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 / 6

三、决定命运的邂逅 / 11

四、准备上路 / 15

五、告别北京 / 19

第二章 走向陕北 / 25

一、从西安到铜川 / 26

二、1969年2月7日 / 28

三、进村 / 30

四、我们十二个 / 33

五、安家 / 35

第三章 开头的日子 / 41

一、惠家河和姜林沟 / 42

二、刘大雄他们的新家 / 45

三、自立锅灶 / 49

四、过年 / 52

五、打柴的波折 / 54

第四章 “三关”难过 / 59

- 一、我们都是“壮劳力” / 60
- 二、应当由谁教育谁 / 62
- 三、接连不断的风波 / 65
- 四、“小报告”引起的风波 / 68
- 五、分灶 / 71

第五章 琐碎的生活 / 77

- 一、八个人四个灶 / 78
- 二、春天来了 / 81
- 三、“吕头” / 84
- 四、喂马老汉 / 87
- 五、黄帝陵 / 90

第六章 麦收前后 / 97

- 一、“大宝”杀人了 / 98
- 二、收麦了！ / 101
- 三、“三自一包” / 104
- 四、分灶的余波 / 109
- 五、我与“自组灶” / 112

第七章 荒诞的旅程 / 117

- 一、从黄陵到铜川 / 118
- 二、有惊无险走西安 / 120

- 三、义马示众 / 123
- 四、车过郑州 / 126
- 五、偶遇盲流队伍 / 128
- 六、“语录癖” / 131
- 七、狼狈的收尾 / 135

第八章 我不属于北京 / 139

- 一、无所事事的游荡 / 140
- 二、我已经不属于北京 / 143
- 三、秋收 / 146
- 四、看玉米 / 151
- 五、年底分红 / 154

第九章 惠家河人事 / 159

- 一、洞中“密友” / 160
- 二、村中人物 / 164
- 三、乡村婚俗 / 168
- 四、“性启蒙教育” / 171
- 五、漫长的冬日 / 173

第十章 饥饿岁月 / 177

- 一、第二个春节 / 178
- 二、春天的灾难 / 180
- 三、饥饿难熬 / 184

四、关于饥饿的比较 / 187

五、柳沟的隐居者 / 190

第十一章 杂碎活儿 / 197

一、拉架子车 / 198

二、赶头口 / 201

三、拾麦穗 / 203

四、菜园瓜地俩老汉 / 208

五、洛川卖瓜 / 214

第十二章 挫折与命运 / 221

一、走了的和走不得的 / 222

二、大背景下的小命运 / 228

三、丧事 / 231

四、北京干部来了 / 235

五、《意志锻炼规则》 / 239

第十三章 走出惠家河 / 243

一、贫下中农推荐 / 244

二、意外的转折 / 247

三、体检 / 249

四、关于我们的后话 / 253

五、回首惠家河 / 260

第一章

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』



一、丢失的蒙古刀

1968年12月，我们——北京八十中高中六八届四个班的学生——正在远郊区怀柔的官地村劳动锻炼。那是一个地处长城脚下的小村子，从10月18日开始，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两个来月了，除了修路平地，就是上山打柴。修路平地是帮助贫下中农进行基本建设，打柴则是为我们自己干的：一斤柴火能卖一分钱，军宣队和工宣队要求我们把路费和生活费自己挣出来。

学校军宣队和工宣队组织这次劳动的目的，是因为六六、六七两届学生的毕业安置尚未完成，为了稳定六八届学生的情绪，才把我们打发到这偏远山区来的。天天干活累得要死，就没时间想别的了。

对我们来说，经常在“想”的主要问题，就是毕业去向。实际上，这两年来，六六、六七、六八届学生的去向并没有绝对明显的分界，六六届似乎主要是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，六七届则大多去山西和内蒙古插队；六八届学生也有不少已经走了，像我们班的骆债清，已经去黑龙江近一年了。

多年以后，从高中六六届到初中六八届的这批学生，获得了一个特殊的称号——“老三届”。

准确些说，“老三届”所包括的一共是六届中学毕业生。

11月下旬，我弟弟作为初中六七届的毕业生将去山西插队，我请假回北京送他。没想到他的行期一再改变，我的事假也只是一再延长。直到12月11日，他终于登车出发，我也匆匆返回官地村。

与我同样超期返回的还有同班的朱建晨。一回村，我们就挨了军宣队指导员一顿狠狠的批评。仅批评还不够，还要组织全班批判。

那年头挨批判是常事，所以我的态度很好，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，深挖资产阶级思想根源……本来不难过关的，但被朱建晨连累了。这家伙态度“不老实”，不但不认真检讨，还散布一些与政治时局和毕业分配有关的“小道消



▲ 1968年12月，几名同学在官地村毛仲存家的院子里合影。左起：朱建晨、华振浩、齐锡均（齐军）、我（本书作者陈光中，下同）。

息”，所以对我俩的批判持续了很多日子。所谓批判，倒不是那种动手动脚“既触及皮肉也触及灵魂”的残酷斗争。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，所以无非是白天劳动晚上开会，我俩检讨大家发言。漫漫冬夜，在热炕头上坐着开会，倒也不算什么苦差事。不过没完没了地总扮演挨批判的倒霉角色，得有比较厚的脸皮才行。多年以后再见到朱建晨，他居然已经忘了这些事情，实在不应该。因为，我们的最终解脱，是由于毛泽东的“最新最高指示”。

那是12月21日，星期六，我的日记是这样写的：

今天去背柴，刮着七级大风，路又十分险。我背了两大捆，回来一称，只有一百一十一斤。

晚上刚脱衣躺下，就听到收音机里传出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。我们便马上又爬了起来，开了一个庆祝会，又冒着刺骨的寒风把最新指示抄到黑板上。

主席的最新指示明确地为我们指出了方向，现在把这段最新指示抄在下面。

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要说服城

里干部和其他人，把自己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，来一个动员。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！”

我的日记有误笔，把“最高指示”末尾的句号写成了惊叹号——这倒流露出当时我自己的情绪。

几天后的12月26日，是毛主席75岁寿辰。想到伟大领袖这般高龄还要管理国家大事和操心培养我们这些“革命接班人”的事情，很是让人感动。我的日记里记着：26日这天，举行了庆祝毛主席寿辰的大会，各班都组织了演出节目，唯有我们班没上台。大概是由于我们这些“纪律涣散人员”的影响，连个节目也没法组织了。

12月27日凌晨四时，我们全体离开官地村，步行四十里路走到怀柔，乘火车返校。

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了一件事情：

早晨出发时，走出了关口，我突然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，我一向放在旅行袋里的蒙古刀不见了！我翻了半天，头都急晕了，还是没有！一定是落在官地了！要不就是被哪个心怀恶意的可耻小人偷去了！

那把蒙古短刀是1966年“大串联”时结识的一位内蒙古朋友送的，我一直很小心地藏着；由于种种原因，它的丢失，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非常“可怕”的事情。然而，我当时还没有想到，它竟会直接影响我今后的命运。

1968年12月31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：

1968年的最后一天只剩几个小时了。

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里，又发生两件叫人兴奋、叫人激动的事情：一个，是我国又一颗氢弹爆炸了；另一件，是南京长江大桥全部建成了；第三件，是元旦社论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。迎接我们的，是20世纪60年代最后一个年头。新的一年，将会发生更多的事情。就我来说，明年的头几个月可能就要离开北京了。等待着我的新的生活……

表面看去，我的情绪不仅很稳定，而且很振奋。既主动关心国家大事，还做好了“离开北京”的思想准备。但是，在这些充满激情的辞藻下面所隐藏的，是极为忐忑不安的心态，以致把三件事情写成了“两件事情”。几十年

过去了，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焦虑的情状。丢刀似乎是一个恶兆，我总感觉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。

接下来1969年1月2日的日记，便真实地记录了我在这种心态影响下许多很不正常的举止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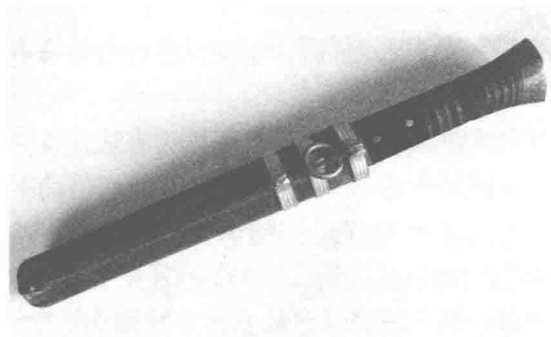
按通知，应当是今天上课。但是一般都是三号才上班。我虽然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很早就到学校去了。今天又特别冷，冻得够呛。一到学校，果然一个人也没有。到孟洪他们宿舍一问，原来又改为三日上课了。

接着，华振浩他们也陆续来了。

我们又到陈排长他们屋里看了看，他们屋只有陈排长和韩连长在吃饭。

我们连的这几个工人、解放军比较有意思：爱说话的两个——张排长和李指导员，老爱在一起，几乎形影不离。而不爱说话的两个——陈排长和韩连长，又老爱在一起，比较接近。

由于心情烦乱，我连元旦期间放假和开学的日期都搞错了，居然提前一天去了学校；接着又硬着头皮去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宿舍——说是“看了看”，实际是想偷窥一下他们对我的态度和表情是否有什么异常。当时学校不再有什么年级和班级，一律改为部队建制；工宣队的工人是各排的排长，军宣队的解放军担任连长和指导员。张排长和李指导员都是一副阶级斗争的面孔，平时就让人怵，所以我没敢去他们那里；而不爱说话的陈排长和韩连长性情和蔼，比较好接近。我“看”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变化，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。看来那柄刀已经莫名其妙地自己消失了，学校里并没有人知道。



◀我至今还保存着那柄惹祸的蒙古刀。